

並決定各籌委於四月八日下午十二時即行到達會場參加佈置工作，散會後復由召集人王道之同學率領到會籌委分訪鐵路局傳達及呂偉彥二同學，請彼等於業務範圍內對年會會場佈置工作，予以協助，傅同學且冒雨陪往鐵路局大禮堂實際勘察會場地形，情況

撫今追昔

交大學故回憶錄

衛國垣

至為熱烈並未因天雨而稍減。第三次籌委會係於四月五日舉行，對籌備工作作一綜合性之檢討，籌備工作至此已告一結束。惟以籌備人員能力有限，年會實況或不能盡如人意，尚希各同學能針對事實，貢獻高見俾下屆年會情況，得以改進實所企盼。

之經過概況，作為本年四月八日向諸同學慶祝母校五秩晉七時之話舊，惟時隔五十餘年之久，緬懷往事，依稀難憶，掛一漏萬之處，在所難免，尚希讀者諸君多所指正。

一、南洋公學之成立

吾國自甲午年中日戰爭以來，風氣漸開，官立學堂，相繼成立，如北京之譯學館（後改為京師大學）天津之北洋大學，而於南方尙付缺如，郵傳部尙書盛宣懷隸藉江蘇常州，有鑒于茲，乃有光緒二十二年奏請在上海創辦官立學校之盛舉，指定由上海電報總局撥給經費，當時規定每年為三十萬兩，旋又奏派其幕府何梅蓀候補道為總辦（實即校長），開始籌備，為與北方各校媲美起見，又因規定不取學費，故定名為南洋公學，是即我交大之前身。全校分為上中兩院，所謂中院者類似今之高小與初中，而所謂上院者，則等於今之高中與大學豫科。兩院課程中西並重，但以何總辦係出身科舉，不諳西學，故又由盛公加派其美籍顧問福

近讀交大友聲于去年創刊號所載交通處長侯同學家源之「簡談交通教育」特稿一文，對於前清郵傳部尙書盛宣懷之創辦上海、唐山兩校，經擴充設備後，成為交通大學，因而萃集精英，人才輩出，對於我國交通事業之拓展，貢獻極大，撫今追昔，對盛氏創辦母校之遠見與苦心，殊深感佩。旋有凌同學鴻勛之「交大求學的回憶」及朱同學善培之「交

大掌故」兩文記述母校自民前五年以來之概況甚詳，而對於當時始創情形，因均在凌朱兩同學入學之前，又因年代久遠，難以稽考，尙付缺如，似有美中不足之感，筆者參列為當時上海學校（即南洋公學）第一屆學生，前後在校歷經六載，茲承同學會唐總幹事之囑，乃不揣淺陋，追隨凌公學之創立情形，以及其後數年

開森副之，稱爲監院（實即教務長），規劃一切學務，延聘西學教師，當時既經奏准，勢須立即開辦，但校址未定，房屋全無，殊難進行，適其時在上海西鄉徐家匯附近（即現在交大之斜對過）

有一大規模之湖絲廠關閉停辦，即由福監院建請將其全部租就，以其二層廠樓改爲課堂，棧房平

屋改爲飯廳及宿舍，中間空地作爲操場及運動場，即于是年開始

招考中院生一百二十名（按上院于二年後始開辦，由中院畢業生

升上者），但以缺乏師資之故，除向各方聘請外，同時招考師範

生二十名，一經考取，月給津貼銀二三十兩，令其半教半讀（教者

教授中院學生之中文歷史作文等課，讀者須全班上課學習英文算學體操等），故當時學校大門兩

傍所掛之校名，左爲南洋公學，右爲師範學堂。但師範生與中院學生之課堂住宿，完全分開，雙方均以師生相處，絕不互視爲同學也。其時師範生如今計算其年齡，均已屆八十高齡以上，故存者

無多，如本年二月間在臺北鐵路禮堂各界追悼在滬病故之老教育家王培蓀先生，即係當時錄取師範生之一，而現在臺北者尚有黨國元老二人健在，一爲現在臺大醫院養病之九十高齡吳稚暉先生，一爲前考試院長現充總統府資政之陸軍上將八四高齡之鈕惕生

滬校回憶四則

（一）唐校長

在滬校將近六十年的歷史當中，任校長最久的，可以說是太倉唐蔚芝先生。先生自中了進士以後，先入外務部，後轉入商部，在清政府未設郵傳部以前，鐵路事務，是歸商務管轄的。先生到了商部以後，大有所發舒，三年

先生，均係于南洋公學成立一二年後聘請之師範生也。筆者在校時，均曾親炙上述三老諄諄教益，今雖年近古稀，仍獲在此復國基地之臺灣，得常親吳鈕二師道範，仰止之情，倍感殷切，爰拉雜述此，略誌母校成立之鱗爪也。（待續）

鴻勳

動，就趁此離開了政府，那時主管滬校的郵傳部，奏派了先生擔任滬校的監督，民國以後，改稱校長，計自光緒三十三年長校起，至民國九年，因失明辭職，共長校十三年之久，對於人才之造就，貢獻至多，不須作者多費詞。

（二）教務長

滬校教務長一職，時有時無，早年幾位教務長，都是知名的學者。作者記得宣統元年初入校時的教務長，是胡棟朝先生，他是康南爾大學土木碩士，爲人短